

海明◎著

西北行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海明◎著

一个稚气未脱的文学初中生，走上开发大西北的征途，就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面对超
越前人想像的艰难生活，残酷的生存斗争，荒凉的荒漠，荒原的危机，共和国的同龄人将经历怎样人
生道路的颠簸，当爱与欲的浪潮，涌起人性的惊涛，生命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将如何顽强地挣扎？朋友，如
果你读过这本书，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欲望、关于生存的史诗。

西北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行/杨海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6

ISBN 7-105-07751-4

I. 西...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6888 号

西北行

著 者	海 明
策 划	彭新良
责任编辑	张海燕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印 张	14
字 数	312 千字
书 号	ISBN 7-105-07751-4/I · 1692(汉 543)
定 价	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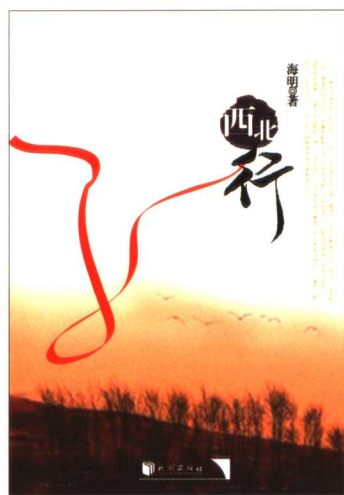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作者简介

海明，原名杨海明，山东青岛人，1949年出生，1965~1976年在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劳动。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所俄苏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1991年去莫斯科电影学院进修，现为自由职业者。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发表论文译作多篇，并编辑过《世界电影百科全书》。《西北行》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策 划：彭新良

责任编辑：张海燕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陈树

010-84804305

投稿热线：010-64299507

E-mail: hanbian4@yahoo.com.cn

献给最后一位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西 北 行



前 言

再现山东青年屯垦大西北的历史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此梦萦绕驻足,挥之不去,几欲动笔,未能如愿。探幽历史,难度之大,尽人皆知。除开事件久远,记忆残缺之外,困难的切入角度,晦明变化的创作初衷也使我迟迟不敢动笔。再加上艺术二字,更使我辈俗人对历史宝藏的挖掘望而却步。然而,年代愈久,此心愈切。终于,“开发大西北”的召唤一语惊梦,弹指之间,40年梦想成真。欣慰之际,感慨系之。难哉斯梦!真哉斯梦!贵哉斯梦!

翻开40年前山东青年进军青海、开发大西北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是需要勇气和良知的。追忆淹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拼搏、奋斗的历程未必能赢得鲜花和掌声,义无反顾地为当年的挫折、失误买单而不是文过饰非、怨天尤人绝不像花前散步、月下抒情那样轻松愉快,挖掘出被荒诞的时代所埋葬的理想,让它重新闪烁出不屈不挠的光彩同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尤其当你不仅仅是这段历史的旁观者,还是它的亲历者时,这种感受会更加灼痛、更加深刻。然而,我们必须正视这段苦难的历程并重新认识它。这不单单是为了已经逝去的

和仍然健在的战友,更是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回首那个时代时,不再发出遗憾的感叹和露出失望的神情。

40年前的许多事件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幼稚的,甚至是一种失误,但发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却有其必然性。可以说,没有前辈人的无畏探索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理智、清醒和稳健。上山下乡、屯垦戍边是这些探索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富争议的一种运动,堪称那个年代极具时代特征的历史潮流。它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国策,曾经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也让几代人为之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1965年成立的青海省生产建设兵团只是这股历史潮流其中的一个支流,同最早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以后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相比,它的规模、影响要小得多,但却以成为开发大西北的殉道者为特征,而在新中国的农垦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今天,当“开发大西北”的召唤再次响彻神州大地时,40年前山东青年走进大西北这段几乎已被遗忘的历史的价值才应运浮出水面。

因此,再现40年前那段轰轰烈烈的创业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文学家创作的素材,必然会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对象。作者正是希望从历史、文学、社会三个层面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段尘封的往事,以告慰前人,启迪来者。

海 明

2005年12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1
一 梦作,花开,情浓	4
二 茶马古道的新人	24
三 心无旁骛的垦荒者	34
四 这就是生活	51
五 爱情如此多娇	70
六 红垦兵的胸怀	92
七 爱情是自私的	106
八 殉道者的悲哀	120
九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往哪里去?	141
十 决裂	156
十一 草原之夜	184
十二 危险的论争	195

十三	一失足成千古恨·····	210
十四	婚礼三重奏·····	224
十五	福兮,祸兮? ·····	239
十六	旧病复发·····	257
十七	名利客苦斗梦迷人·····	275
十八	以革命的名义·····	300
十九	西山论剑·····	315
二十	久别重逢·····	331
二十一	情动西山·····	343
二十二	浪子回头·····	365
二十三	爱情,不可承受之重 ·····	384
二十四	爱、恨、情、仇何时休? ·····	398
二十五	戈壁滩不相信命运·····	420
尾	声·····	441

引 子

1965 年是一个不可忘记的年份。在卜言方 18 年的人生经历中，这年的 10 月他实现了生命中第一次角色的转换，从一名在校生成了一名军垦战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距离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尚差一大截子时，他过早地品尝了“我思故我在”的尴尬和失去两位亲人的痛苦。10 年后，静下心来一盘点，除了引以为荣的先知先觉在狭小的范围内和极短的时间里偶尔潇洒一回，再就是历次政治运动在他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此外，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这使他一度对 1965 年迈出的足以改变命运的那一步产生了怀疑。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国家的元气逐步恢复；1964 年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举国欢腾，大长了国人的志气；这一年中国在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使龙的传人看到了步入科技大国的曙光，再次憧憬久违的强国梦。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怎么能不为祖国的进步、强大而欢欣鼓舞，怎么能不响应国家的号召，踏着邢燕子的足迹，沿着新疆军垦战士走过的道路，走向农村，奔赴边疆呢？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使他百思

不得其解，有时他只好用宿命来自嘲。那就是，1965年在明媚的阳光下，中国大地上的污泥浊水正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到十月怀胎的关键时刻，罢免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也处于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在这表面平静，实则潜藏危机的大环境下，卜言方这些单纯、狂热的年轻人注定要被这股冲出地面的暗流所吞噬。

每当想到这个既让他感到自豪也让他扼腕叹息的年代，卜言方心中就像有无数条虫子在爬咬，他说不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10年后蓦然回首，卜言方发现，他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踏歌时节，随潮起潮落，不知今夕何年；梦醒时分，观花开花谢，不吟往事如烟。卜言方虽不敢说已大彻大悟，可痛定思痛的自觉还是有的。不过一想到父亲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轻生”和妹妹不明不白的自尽，他又觉得这清醒的代价过于沉重了。而当妹妹的自杀被人考证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一些耸人听闻的版本在连队广为流传时，卜言方再也没有了“穷则独善其身”的潇洒，只能独自吞下我思故我悲的苦果。

酒喝了不少，可脑子并不糊涂，他一边想一边往妹妹的坟墓走去。连队西边是一片连绵不断的沙柳包，大大小小的有几十座，远看像一座座坟头。最南边孤零零一座新坟格外引人注目。它靠近公路，行车之人一扭头就能看见，它似乎要告诉路人什么，它朝向东方，表现出一种无言的期待。坟头上插一木牌，上写：军垦战士卜言丽之墓，生于1950年，15岁参加军垦，1975年死于格尔木。每天傍晚，当夕阳西下，世界渐渐隐入黑暗之中时，总有一只苍鹰在这座孤坟四周盘旋，最后落在附近一座大沙柳包顶上，警惕地注视

着周围。卜言方每次来看妹妹，都能见到这只鹰，心想，这只鹰或许是怕别的野兽侵犯妹妹的坟而特意来守卫的，也可能是觉得妹妹太孤独了，愿意来陪陪她，一想到此，卜言方对这只鹰总是充满了感激。这次回草原之前，卜言方又来到了妹妹的坟上。刚才在送别的酒会上，他已喝了不少，这会儿脑袋还发晕。看到这座无处话凄凉的千里孤坟，想到连队里有关妹妹之死的流言蜚语，他心中一阵难受，眼泪已模糊了视线。正悲伤间，他忽然觉得眼睛逐渐清晰起来，妹妹竟然从坟墓中走了出来。先是披头散发，脸色苍白，口吐白沫，一副死前的痛苦样子，继之是穿一身哈萨克服装，骑在一匹白马上，最后成了穿一身军装的15岁的小姑娘，“哥，快走吧！别让咱爸看见！”10年前离家出走时，妹妹的话犹在耳边……

一 梦作，花开，情浓

卜言方觉得，对他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成为一名军垦战士参加边疆建设应是一种阳光灿烂的新生活的开始。可由于妹妹卜言丽一上火车就开始掉泪，而且怎么劝也不起作用，结果卜言方轻松、愉快的心情被破坏殆尽。那些困扰卜言方多年的陈旧往事在他被批准参加兵团后早已被逐出家门，现在竟不请自回，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想想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卜言方感慨颇多。在18年的人生经历中，无忧无虑的童年像夜空中的流星倏忽即逝，随之而来的则是因家庭问题所招致的屈辱和压抑。可以说，自打垂髫之年起，多舛的命运就如影随形般尾随着他，直到成为大西北的一名建设者，他的日子都像是在梦魇中哭泣、愤怒、挣扎、僵持。而这一切都源于1958年那个多事之秋。

父亲卜洁清是省某医院的外科主任。他虽然是个旧知识分子，可一贯追求进步，刚解放就写了入党申请。遗憾的是，都光明了好八年了，他的组织问题也没解决，甚至连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资格都没得到，这让卜洁清很伤心。1957年“反右”，一次院里开

会，他去晚了，听说上面下的指标完不成，还差一个，领导很着急，他觉得这是一个靠拢组织、向党表忠心的机会。于是不问缘由，进了会场就说他愿意顶上这个名额。这下子给领导解了围，一时间，父亲声名大振，除了他精湛的医术，还因为他是全系统唯一一个积极争取，主动当上右派的奇人。被补选上“右派”之后，解放前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历史问题也升级为历史反革命。母亲和父亲在同一个医院工作，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在组织的干预下被迫和父亲离了婚。

卜言方并不知道父亲的事，是一次和同学吵架才使这件瞒了他一年多的事曝了光。小学快毕业时，卜言方的成绩赶了上来，爱玩，爱打闹的毛病也改了许多，他的威信一下子长了一大截。六年级一开学，班干部改选，就在唱票的同学宣布卜言方高票当选班长之时，他的邻居申战群突然大声喊道：“卜言方他爸是大‘右派’，我不同意他！”喊声过后，全班同学用惊恐的眼光看着他，卜言方难过极了，他第一次在人前流了泪。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卜言方已不记得，回到家也不吃饭，爸爸问他也不回答。对“右派”的事情，年幼的卜言方似懂非懂。他虽然不恨父亲，可从此他像变了一个人，从一个性格开朗、热情活泼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胆小怕事，再也打不起精神。出身不好像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压得卜言方喘不过气来，小小的年纪他就觉得自己成了被社会遗弃的孤儿。

小学毕业，他觉得这是一个关口，是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机会。于是，卜言方强迫自己把心理调整到正常的状态，他要混出个样来，要争口气。升入初中，他表现积极，处处带头，学习、体育、劳动无一不精。刚满15岁就递交了入团申请，可之后就如石

沉大海，再没了回音。临初中毕业时倒是给了一次机会，不过审批没通过，只是给别人当了个陪衬。事后据班主任汪誉箐告诉他，还是吃了成分太复杂的亏。第一次向入团发起冲击就铩羽而归给了卜言方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未灰心。进入高中，在继续追求进步的同时，卜言方在学习上也更加刻苦。高一下学期，他的成绩已经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成为班里唯一一个出身不好而评上“三好学生”的人。高二快结束时，父亲因病回家休养，每月30元的工资使家中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拮据之中。家庭的变故使卜言方对升学不再报任何希望，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步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卜言方把他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为这个不幸的家庭，离开这个不幸的家庭成了他摆脱所有不幸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无奈选择。1965年8月，当高二刚刚结束，青海省生产建设兵团在济南招人时，刚满18岁的卜言方瞒着父亲悄悄地给自己和妹妹报了名。

历史定格在1965年10月3日上午10点。“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全济南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卜言方和八百济南青年身穿崭新的军装，满怀建设的豪情，告别家乡父老，踏上了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征途。站台上，送行的亲友和即将远行的年轻人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千言万语说不尽临别赠言，强颜作欢遮不住伤感悲情。这亲情毕现的送行场面给了卜言方极大的震动，多停留一会儿，再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本是人之常情，可卜言方无心于此。因是偷跑出来的，怕父亲闻讯找来，他拉着妹妹卜言丽早早进到车厢里坐了下来。见小妹用眼光在人群中搜索，卜言方知道，妹妹是希望父亲突然出现在送行的人群中，卜言方又何尝不想和父亲再见一面呢？“哥，爸来了！”卜言丽兴奋地喊了起来。挤得满

头大汗的卜洁清在人群中左顾右盼，边走边喊着他们兄妹俩的名字，看得出，他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不许说话！”卜言方用手捂住了妹妹的嘴。直到列车已经开动，送行亲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并最终消失在视野中时，卜言方才把手松开。这几分钟怕是卜言方18年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把年老多病的父亲一个人留在家中，眼瞅着亲人却不能道一声“珍重！”，卜言方觉得自己的心在流血，灵魂在哭泣。他必须狠心这样做，否则，他奔赴大西北的计划怕就要成为泡影。此时的小妹由于伤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经卜言方好言相劝，百般抚慰，可她的情绪仍安定不下来。妹妹的情绪影响了卜言方。他觉得，刚才从区“安置办”到车站一路被人们夹道欢送的热烈场面一下子恍若隔世，响应祖国号召辍学参加军垦的壮举骤然间像是蒙上了一层阴影，既脱离了不幸的家庭又能为改变大西北的落后面貌贡献一份力量的正确选择也似乎被打上了问号，心头涌起的只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莫名悲壮。

“卜言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正在胡思乱想的卜言方抬头一瞧，惊讶得差点喊出声来，原来是同班同学舒茵。“舒茵！你也来了？我怎么不知道？”“怎么，我参加军垦还得事先向你汇报啊？”明眸皓齿的舒茵不服气地反问道。“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没想到。哎，你在几车厢？一会儿我去找你！”“我现在正忙着。这样吧，过会儿我来找你！”舒茵匆匆地对卜言方说。“行，我等你！”

碰到舒茵着实让卜言方激动了一阵子。他们俩同班，舒茵比卜言方小一岁。有校花之称的舒茵人长得非常漂亮，她有着西方古典美人的五官，再加上丰若有肌，柔若无骨的身子，真是“一肌一